

SA HA LA YOU JI

撒 哈 拉 游 记

人与自然丛书

撒哈拉游记

理查德·特伦奇著

伍永光 马可铎 米小平 译

时 波 主 编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鄂州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35千字

1987年7月 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2—0152—0/z·0013

统一书号：17304·121

印数：1—10 150 定价：1.80元

总 序

什么叫探险？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词典上说，“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去考察（自然界情况）”，叫做探险。我以为这样定义不确，至少是不完善。应该把括号内的字句删去，从而扩大了考察内容。另外，还应该加上一句：“或者以独特的方式和方法去历险旅行、考察。”甚至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企图创造“第一”的、有生命危险的旅行、考察。如企图“第一”个驾飞机飞越大西洋，“第一”个驾人力飞机飞越大西洋，“第一”个驾轮船横渡大西洋，“第一”个驾独木舟横渡大西洋，“第一”个游泳横渡大西洋（现在还没有人敢冒此险），“第一”个不带淡水横渡大西洋…是都可以称为探险的。

探险，有单个人的，如本丛书《奔向北极》的作者、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只身到达北极；有群体的，如本丛书《亚马孙探奇》的作者、法国探险作家帕特里利斯·弗朗塞斯希和他的同伴马努基安、蒂桑迪埃

等人，沿亚马孙河深入丛林的考察；有大规模的，如当代美国集合数万人的智慧，耗资巨大，终于把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月球表面。

探险，是极富挑战性的字眼。某个未知的“世界”就在这个世界上，在其周围布满了难以预测的死亡的陷阱，有谁能勇敢地越过这些陷阱去征服它？人类是不安分的，总要不断地去征服，去探索。未知“世界”撩拨着人们的求索之心，沸腾着勇士们的热血，那些出类拔萃的志士便去探险，从而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探险，有成功，有失败。尽管人们事先设计得多么周密，但成功的概率永远不可能为1，而失败的影子却时刻跟在身旁。成功了，会给人类带来知识，带来财富，带来刺激；也给成功者带来胜利的微笑，带来创造“第一”的不朽的声誉。失败了，虽然也会给后继者带来成功的希望，但失败者却往往要付出血的、生命的代价。不妨回顾人类对地之极北的探险历程。当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和他的队友于1909年4月6日在北极齐声欢呼三次以前，人们为征服北极已前赴后继地奋斗了几个世纪。1844年，英国的以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为首的129人探险队无一生还；1873年，为了找回富兰克林的遗体，美国人组织了一支以乔治·华盛顿·德朗为首

的三十多人探险队，非但没能完成任务，且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人；1881年美国又组织了26人的格里利探险队，也没有取得成功，又损失了19人的生命……这就是死亡与成功的北极探险之路。

科学家是伟大的，他们揭示了客观规律，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宝库。思想家和政治家，当其思想和主义对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时，也是伟大的。而对于探险家，尤其是那些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挺身而出而探险家，应是更其伟大的。因为他们所选定要征服的目标，是人类关心的、而又是前人从未达到过的；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毅力、临危不惧的胆略、应付不测的智慧，再加上他们诚可宝贵的生命作为资本；踏上征途，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毫无例外的要冒丧失生命的危险。所以，人们钦佩探险家，赞叹探险家，对成功者，誉为民族的、国家的或者世界的英雄，对悲壮的失败者，人们在书写历史时也不会吝惜笔墨，而把他们的名字永远刻在人类文明史上。

这里应该加上一个注释：我的这些对探险和探险家的美誉之辞，决无鼓动人们或青少年去标新立异、去进行毫无意义的无谓的探险的意思和动机。我所鼓吹的是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现实的或常远的利益的探险，我所要宣扬的是那些卓越的探险

家们的气质和勇于求索的精神。我想，这也是出版《人与自然》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

《人与自然》丛书首批与我国读者见面的有：《奔向北极》、《穿越南极》、《神秘岛纪行》、《亚马孙探奇》、《撒哈拉纪行》、《孤岛漂流记》、《矮人国寻踪》、《飞车环球行》。这些著作都不是作家根据别人的材料，再加上自己的臆想和推测而杜撰出来的故事，而其价值恰恰在于作者即是探险者本人，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探险经历，以优美的语言，采用游记体裁，将他们所遇到的艰险和胜利后的喜悦，有声有色地奉献给读者。

可以确信，读者如果饶有兴味地看完本丛书，则必能增广知识、拓展视野、开阔心胸，倘若除此之外，在思想上、精神上还有所得，那么本丛书的作者、译者和编者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叶 生 刚

1986年5月25日于武汉

驼铃叮当

时波

在非洲的阿特拉斯山脉与苏丹草原以及大西洋与红海沿岸之间，横亘着一片扑朔迷离的茫茫荒漠——撒哈拉大沙漠。

撒哈拉(Sahara)在阿拉伯语中意即“大荒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面积约八百万平方公里，横跨埃及、苏丹、利比亚、乍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境。那里沙丘万顷、千里空寂、人烟稀少。就是这样一片终年热浪滚滚、暑气逼人的荒漠竟充满着神话般的奥秘，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拓荒者、探险家和旅行家。

英国探险旅行家理查德·特伦奇，为探索撒哈拉沙漠的秘密，了

解世代繁衍其间的游牧民族的风土人情，越过大洋，选择了前人未曾涉足的线路，深入沙漠腹地，考察了自然地貌、民俗风情。他和旅伴们以徒步为主，时而搭汽车，时而骑骆驼，栉风沐雨，晓行夜伏，风餐露宿，战胜种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探险旅行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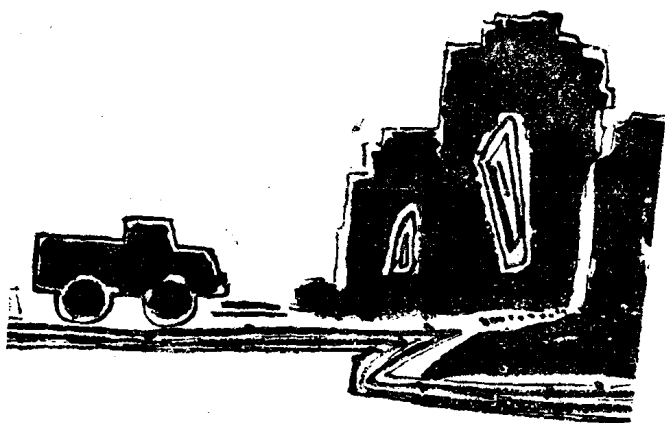
理查德·特伦奇以生动朴实的笔触，记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同时广论博引，谈古述今，既为我们展现了撒哈拉的一幅幅真实的图景，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撒哈拉丰硕的史地知识，使这本游记叫人读来兴味盎然，视野顿开，就好象循着作者的驼铃声遨游了撒哈拉一样。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日

北京 禄长斋

目 录

谢 加.....	1
走 向 边 疆.....	37
蛮 荒 地 之 行	79
塔 加 扎 商 路.....	118
陶 德 尼 的 奴 隶	166
盐 商 队	191
苏 丹 干 旷 平 原	229
廷 巴 克 图	256



● 谢 加

重型货车“嘎”地一声停住，狂风骤然袭来，吹散了我们身后蔽日的灰尘。天气闷热，货车停下后，我们才真正注意到那阵阵吹来的风。它卷起沙石，从沙漠上疾驰而过。

我们面前横亘着一道陡峭的花岗岩石壁，它有几英里长，完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石壁一端的坚硬石岬伸入无际的沙海；左边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溪谷，星星点点地

散布着砾石，在赫然耸立的石岬下显得十分渺小。溪谷的入口处有一个水坑，周围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棕榈树，在风沙下鞠躬似地弯曲着。我们沿着溪谷向前行驶了几百码，砾石的后面隐约露出三个游牧民的帐篷，它们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这儿就是边境，‘纳斯拉尼’，”货车司机使用了一个对于陌生人来说颇为不恭的字眼，这是阿拉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从这儿开始，你就要骑骆驼了。”

司机从我的脖后伸过手去，毫不客气地把我旁边那个正在酣睡的游牧人猛推了一下。身躯肥胖的游牧人从梦中惊醒，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不满地发着牢骚。“以安拉的名义。”他毫无恶意地嘟囔道，同时向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马上就被干燥的沙土吸干了。他的喉咙感到一阵畅快，头脑也逐渐清醒过来。他打开车门，试图走出去，但没有成功。第二次艰难的尝试也失败了。他的两腿过于短小，而躯体又过于肥大了。他一会儿把身体侧过来，一会儿又正过去，忽而拼命向前挤，忽而使劲往后拉，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这样挣扎了一阵，终于放弃了努力，停下来休息，祈求安拉的祐助。过了一会儿，他以出人意料的蛮力，猛然飞起一脚，接着一个滚翻，跌落在车门外。他仰面朝天倒在沙地上，四肢

在空中乱舞，活象一个正在发脾气的顽童。

他站起身，用两条与躯体极不相称的瘦腿支撑着保持平衡，拍掉身上的沙土，尽量做出一副庄重的神态，向车后蹒跚而行。我坐在驾驶室里，听见他用刺耳的喉音招呼在车箱里坐着的六个雇工下车卸货。我从反光镜中看到他们跳下车，把麻袋、箱子、绳子、驮鞍、革制水袋，以及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骆驼队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一古脑儿地卸下货车。我爬出车门，打算帮个忙。

“走开，‘纳斯拉尼’。”肥胖的游牧人用阿拉伯语粗暴地喊道。“这里不需要你。除了碍手碍脚外，你什么也干不了。”

“这家伙原来是个一身肥肉的蠢货。”我想道。但是当我退到旁边时，又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我根本不该去帮忙，事实证明我才是个蠢货。

三天前，我们带着滚滚的烟尘离开了边境城镇廷杜夫，那是撒哈拉沙漠左上角的一块绿洲。

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就出发了。当破晓前朦胧的光线撒在大地上，凉意袭人的雾气使我们的周围变成了一个银白色的世界时，廷杜夫和它所代表的那个世纪已经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令人赏心悦目的曙光轻柔地抚摸着沙砾和岩石。

此后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把沙漠中的各种色彩融合在一片眩目的阳光中，地平线上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它给人一种不快的感觉。这种景色在一整天里时刻伴随着我们，直到夕阳西下，夜幕中沙漠所特有的淡蓝色调重新取代刺眼的白光。

沿途的地形不断地变化。布满砾石的旷野，突兀起伏的山岩，乌黑发亮的平整石块，沙丘象丰满的乳房，拔地而起的小山象笔管，色彩斑驳的小石子地毯般地铺在原野上。我们不断向沙漠的腹地挺进，时间过得越来越慢，最后似乎完全静止下来，眼前的景色只不过是刚才景色的重复而已。我感到自己象是一个天外来客，打破了这里千篇一律的古板景色和死一般的沉寂。我所看到的第一只骆驼已经被风化成一堆白骨，它的脖子扭曲着，说明在临死前曾挣扎过。

我们就这样在荒漠中行驶了三天。天不亮起床，按时吃饭、祷告，黄昏时安营。第三天，我们驶出了沙丘地带，穿过了一片砾石地，在一堵高耸的石壁前停下来。

“这儿就是边境，‘纳斯拉尼’。”司机说道。

这句话我永生难忘。

这个地方被称作谢加或伊奇格，是嵌在伊吉迪沙漠和谢什沙漠之间的一块沃土，紧靠着阿尔及利

亚、毛里塔里亚和马里三国边境的接合处。我当时对谢加毫不留心，它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它并非我要去的地方，仅仅是旅途经过而已。

对于我来说，那个肥胖的游牧人更重要。他叫塔哈·奥马尔，以前贩过奴隶，走过私，做过买卖；现在是拥有一支骆驼队，同时还是两所住宅、两个妻子、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和一张阿尔及利亚护照的傲慢的主人。在西撒哈拉的游牧民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权势家族。在四十八年的生涯中，他有四十一年是在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骆驼背上度过的。他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同意给我带路，报酬是二百英镑。现在，他正在往车下卸货，这些货物是为装备一支骆驼队准备的，我将随同这支骆驼队跋涉近一千英里，经过陶德尼，在一个叫做廷巴克图的地方结束我的旅程。

廷巴克图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陶德尼却十分重要。据说，陶德尼是位于撒哈拉沙漠中心的一个集中营，也是一个正在开采的盐田，这一说法首先是由政治犯和奴隶传出来的。外界很少有人能到那里，但从那里回来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证实了人们的传说。

法国地理学家戈蒂埃四十年前写道：“陶德尼不

适宜人类居住。黑人劳工在暴力胁迫下被运往那里，用不了几年，他们便因饮用了当地的咸水而死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即使包括那些实行着最残酷无情统治的地区，都无法找到一个与陶德尼相提并论的工业地狱。”

我们到陶德尼的路线首先应向东南方向前进，穿过空旷的谢什沙漠，到达塔加扎平原后折向南方，经陶德尼盐田抵达目的地。我准备在陶德尼辞去雇用的骆驼，与顺路前往廷巴克图的盐商队结伴，开始第二阶段的旅行。

第二阶段的旅途将比第一阶段更为艰难。研究撒哈拉地区的历史学家博维尔写道：“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商旅不绝，但塔加扎至廷巴克图商路的危险性并未因此而减小。1805年，一支有一千八百只骆驼、两千人的商队从廷巴克图启程返回家乡，途中饮水匮乏，全部人畜无一生还。”

这些话并非耸人听闻。由陶德尼至廷巴克图恰好直贯他念兹罗夫特沙漠，它是沙漠中的沙漠，途经那里的人都是匆匆而行，从不作逗留。法国探险家泰奥多尔·莫诺说：“人们不可能找出一个比它更荒凉的地方了。它是如此贫瘠，如此单调，甚至连一个石块也找不到。”

从溪谷的帐篷那里突然传来一阵喊叫声，打断了卸货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我抬头望去，只见一群人钻出帐篷，向我们跑来。他们一边挥手，一边打招呼。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他动作敏捷，身体结实，气宇不凡，看样子象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一部络腮胡须使人联想起古代的某个神祇。他的身体内似乎蕴藏着巨大的精力，同时还具有一个能产生巨大能量的源泉。他的衣服和穆斯林头巾是靛蓝色的，多年来蓝色已逐渐消褪，但是他的胸膛、脖子、脸和胡须却被染上了蓝色，这使他的面貌给人一种隔世之感，仿佛他是来自别的星球。

塔哈·奥马尔向这个蓝色的人走去，与他拥抱着在一起。老人按照游牧民迎接儿子时的习惯，把两只手掌放在奥马尔头上，然后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互相问候。

“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

“愿你无灾无难。”

“无灾无难。”

“无灾无难，感谢安拉。”

他们如此这般地互致问候，问候辞冗长不堪，沿袭着某种固定模式。在游牧民当中，谈话通常总

是以这种刻板的问候作为开场白。每一句问候都被另一个人重复一遍，简直象是一首古老歌曲的二重唱。

撒哈拉各部落的问候辞除个别词句外，基本没有差别。只有在不慌不忙的问候程序结束后，他们才开始正式的谈话。游牧部落始终沿袭着这些套话，其作用相当于区分朋友和潜在敌人的口令，因为异乡人在这种场合下免不了要张口结舌；他们遵守这一程序，还因为它使初次见面的游牧民得到了一个判断对方的机会；此外，他们之所以遵守这一程序，是因为他们历来就是这样做的。

父子二人结束了问候，老人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愿你平安。”他说。

“愿你平安。”我答道。

我按照程序勉强应付了几句，接着便张口结舌了。

老人向儿子打听我是谁。奥马尔作了解释，他说的是粗俗的阿拉伯方言，我听不懂，当提到我的时候，他总是用“纳斯拉尼”这个称呼。奥马尔讲完后，老人向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跟他进帐篷去。他用最简单的阿拉伯语告诉我，他有两个帐篷，因为他有两个妻子。如果两个妻子合住一个帐篷，那将